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九十七回 一掌破天荒死戶翻成生戶 兩眉鑽進穴毒蛇變作癡蛇

素臣不忍再看，仍歸原樹根下，閉眼安息一會，待天黑回去，豈知竟自睡去。一覺醒來，渾身冰冷。仰看樹頂，天光已暗，因攀繩而上，收起鉤繩，望下跳落。哪知時當七月，陽氣尚在地上，樹根直入地中，素臣這一覺為陰寒之氣所中，兩腿俱帶拘攣，不比平時矯捷。從這一二十丈高樹上跳下，右膝尚可，左膝便直屈下去，骨中一響，其痛非常。一跤跌去，正著一塊虛鬆泥土，便直滾下山澗中去，復把左腳一墊，登時暈倒。暈醒轉來，天已大黑，拂去滿頭沙礫，勉強要立起來，左腳不能點地，略一伸縮，其痛入心，仍復跌倒。暗忖：逢沙則凶之言驗矣，想不至死；只是如何回去？正自躊躇。忽覺身邊有物拱動，將手一摸，軟茸茸不知何物。因在身邊，取出宵光照看，猛吃一驚，卻是虎彌峒後山所見披髮之虎，伏在澗內，把頭來拱著腰胯。想起棲鳳閣中之夢，問那虎道：「你莫非來救我的嗎？」那虎連連點首。素臣到此時，便不顧凶吉，忍著疼痛，爬上虎背，拉住虎鬚。那虎立起，慢慢的爬出山澗，在荒山之上，一步一步的，走有半夜，走到一座岡子上來。素臣耀著珠光，認得是引五家後門之岡，好生歡喜。再近前去，卻見玉兒及兄嫂，俱在後門之外，地下燒著柴片，火光裡有一匹黃馬嘶躍，不知何故。只聽引五喊道：「老太回來了！啊呀，那背上不是先生嗎？」玉兒忙趕上前道：「爺在哪裡遇見老太，快請下來！」一手就來攙扶。素臣道：「慢些，我一腿跌折在此，痛不可言！虧這神虎，才得回來！你們怎都喚作老太，都不怕它？」引五道：「既是先生受了傷，待我背你床上去安息，慢慢的告訴你緣故。」素臣搭入引五背上，阿唷連聲，負上床去。玉兒含淚進房道：「爺怎便吃跌？」忙把燈來照。素臣把褲管捲起，膝骨上下皮面，俱已發腫。玉兒要用手去，素臣道：「不得，一觸著它，便痛入骨髓哩！」玉兒眼淚直掛，來脫衣褲。素臣道：「衣還可脫；若脫這褲子，便要疼痛，只可連著褲睡。」玉兒道：「看這光景，要醫好他，還要幾日耽擱，敷藥解手，都不便益，替爺拆開線縫罷。」素臣道：「拆他費力。不如剪開，縫好時原是一條褲子。」玉兒依言，脫換過了，伏侍素臣睡好，說：「奴去送了老太來。」拿著梳匣，慌慌的去了。停會，引五夫妻進房問候，素臣但說：「在赤身峒上吃跌，滾落深澗，遇虎救回。」不提在樹根中之事。引五道：「不瞞先生說，這虎是我母親變的。母親生了我，父親就死了，守了十年的寡。忽然夢裡被一馬面神人奸了，就擔著身孕，生下我這妹子。鄰舍都說是偷漢，母親說是做夢，人都不信，愈加嘲笑。母親見妹子相貌好，夢裡神人又再三囑咐，不可傷害，只得留下。卻每日生氣，要與鄰舍女人拼命。忽地一日，受了一場狠氣，半夜裡發起喊來，滾下床，就變做一隻猛虎；那頭髮是被妹子一手撈住，便沒變動。去撞鄰舍家門，是我跪著苦苦求告，鄰舍女人俱磕頭求饒，才吼了一聲，衝開後門，跳上山岡就不知去向了。卻憶著我們兄妹兩個，每月到月盡夜，便回家來看一次，或是獐鹿，或是獾兔，銜來給我們吃。我們也備下酒飯，把柴片照亮，在後門迎接。妹子替他梳髮篦頭，看爪拔刺；我和妻子替他搔癢捶背。他只吃一兩碗酒，吃塊豆腐，不到天明就去了。」素臣方知前日引五所說，鄰舍俱怕老太之言，因復問黃馬之故。引五道：「這馬敢也是我妹子哩？近來兩年，才帶這馬來，我母舔著它，頭面又有虎相，那神人又是馬面，想是變虎後生的。往常都回來同去，今日卻是這馬先到兩個更次，我母親才馱著先生回來的。」素臣暗忖：峒母、神猿、神虎、石馬之言俱驗矣！玉兒陪素臣用些酒飯，收拾上床，見素臣負痛呻吟，十分疼惜，又不敢用手按摩，因縮下身去，用舌輕輕舐拭。素臣覺著舌舐之處，便不甚疼。因令倒睡過去，玉兒依言倒睡。素臣抱住下身，用手摩其臀腿，玉兒連聲稱快道：「奴和爺只是一頭睡著，上身都蒸暖了，下身還覺清涼。今被爺熱手一揉，好不快活。」此夜，素臣不住手的摩撫，玉兒不住口的舐啞。一會天明，素臣令引五去買了梔子飛面，用雞蛋清調敷腫處，要弔那傷出來。哪知這藥一干，扳住皮肉，痛不可當，啞啞唧唧，咬牙忍痛。玉兒千般疼惜，恨不能將身替代。痛了些時，見沒有住頭，只得令玉兒洗去。玉兒用滾水洗剝，素臣疼痛難當。玉兒仍用舌舐，素臣便覺受用。舐得乾淨，玉兒口枯舌碎，十分疲憊。素臣十分憐感。無奈傷未弔盡，過了兩日，作起膿來。玉兒復用口吮，素臣屢辭不獲，惟有心感而已！一日夜來，素臣滿面愁容，不時吁氣，玉兒安慰道：「爺不過是硬病，再不要愁苦！」素臣道：「我非為此，因明日是我母親生日，不能向南叩拜，故爾悲感。」玉兒道：「既是老太太生日，明日替爺拜祝便了。」次日，果然一早起來，梳洗裝束，恭恭敬敬的，代素臣拜了八拜。自己復拜八拜。又與哥嫂說知，下了壽麵，備著壽酒，合家向素臣稱祝。素臣愈加憐感。又過三五日，引五來說：「山峰已照著丈尺掘完，並沒藏銀，便怎麼處？」素臣道：「我自有方法。」令玉兒稱出十兩銀子作謝。又取銀五兩，令其買鐵溶灌在內，即將土重複蓋好：「將來這藏銀便可復來；我再送五兩銀子做你工錢。」引五大喜道：「只要他復來，便破些工夫何妨，怎還受先生的銀子？」說罷，仍接了銀兩，歡喜出房。正要去買鐵溶化，卻見開星家苗丁，領著一個貨郎進來道：「這是那先生的伙計。」引五留住苗丁；把貨郎領進素臣房內，貨郎便跪下磕頭。素臣看是奚勤，因示之以意，忙喚起道：「你雖小輩，我不能回禮，何須行此大禮。」引五便去陪著苗丁。素臣便問：「因何不在沈家等候？」奚勤道：「沈舅爺原說要等爺的示下；因關家阿哥，鎖家姑娘想得爺很，才打發小人尋至封家，封大戶著人領到開家，開家又著人送小的來的。」因送上四封書札。素臣看時，一封是鬆紋的，一封是羊化兄弟的，一封是大戶公稟，一封是蘭哥夫婦私稟。只有蘭哥的一封，寫得情致纏綿，音節淒楚。末後有詩一首道：鶴駕仙人去不回，玉芝瑤草向誰開？焚香徹夜雙雙拜，要拜吳剛出月來！素臣微哂，把四封書都討火去燒掉。說道：「此地非有女人作配，不能容留；你明日仍須回去。」引五說道：「若要住在這峒，卻有一頭湊巧親事在此。頭兒根五有個女兒，混名江鶯，那東西是沒有底的。今年二十歲了，趕了七八年墟，連唱的人也沒個影兒。查媽前日看見先生的雞巴，就托我留心，說再有長大些的，就替女兒撮合。方才這位奚客人在外小便，被我看見，嚇了一跳：怎褲襠裡倒掛著一個小人？除去江鶯，誰做他的底老？豈不是天生一對？既可常住在峒，又與先生照應，不兩便麼？」素臣問奚勤有無妻子，奚勤道：「小人是個畜類，怎得有妻子？」素臣沉吟一會，令引五即去撮合，打發苗丁回去。引五便領著奚勤至頭人家來，查媽見相貌雄壯，引五又說是驢大的行貨，甚是喜歡，忙教了根五回家。根五道：「不瞞客人說，我和婆子都是趕不上墟的大球大鶯，生得出小蚌來麼。客人既有大本錢，只消進去與我女兒唱歌交合，若對得上就是夫妻，也不消聘金，也不須擇日，就定著中秋這日團圓的日子成婚。」

老引，你道爽快不爽快？」於是根五陪著引五、查媽，引進奚勤，叫出女兒相見。那女兒闊口大眼，搽著滿面鉛粉，與奚勤拉手抱腰，唱歌一遍，各送檳榔，就入房交歡。查媽聽著上手的聲勢，就知道是個勁敵。停會，女兒騷發起來，親爺老子連聲叫喚，喜得夾住了屁股，只怕弔出血心，忙趕出外邊，致謝引五撮合之功。引五道：「可就完事哩？好同去回我姑爺的話。」查媽道：「你只問他。咱們兩個上了手，不是兩三個時辰有歌的嗎；他兩個光景，憑快也得一二更天。你家也沒有空房，從今日起就宿在我家，到了十五日，拜一拜神，請你來吃喜酒就是。」即把奚勤留下，定著中秋這日團圓的日子成婚。引五回家，一五一十告知素臣。素臣暗忖：玉兒與我同床許久，並未相犯，待我之情又如此肫篤，豈忍其終為石女？峒母所言，似欲我以純陽之體，暖其純陰，即可劈破天荒。如今現因腳痛，日夜臥床，豈非天意？當不辭穢褻，自頂到踵，凡有清冷之處，俱為摩運，或有效驗，亦不可知！候至夜間，便把玉兒週身，凡有清冷之處，用手摩運。一面根問她神人夢中之言。玉兒但稱有趣，不肯說出。素臣道：「我與你同床已久，又深感你的恩情，還有何言，不可告我？你若再不肯說，便視我如路人，以後當與你分被而臥，再不敢勞你舔吮矣！」玉兒道：「那一句話是不准的；神人說：『不遇姓文的，休與同床；不遇姓乾的，休與交合。』想奴是個石女，怎得有交合之事？可是斷斷不能准的！」素臣方確信玉兒即乾珠之配，子孫維億，均由此人而出，豈有終於石女之理？神猿臨別，以勿辭穢褻為囑，職是故也！次日，玉兒起身出去，奚勤進來磕頭，稟知根五擇於十五日成婚之事。素臣道：「她雖不要聘金，卻須盡你我之意；你可在貨擔內，揀十二色，約值一二十金，送他作聘禮。」奚勤答應了，說道：「小的成婚後，要同妻子來叩見爺。」素臣道：「這使不得！我在上林衛之事，一毫不許洩漏，斷不可來叩見，惹人疑惑！」奚勤應諾而去。到晚間，素臣仍用手摩運玉兒冷處，玉兒仍用口舔吮素臣傷處，各覺受用，各忘辛苦；自此每夜皆然。十日之後，素臣已可起坐。玉兒牝上高腫如生癰毒，卻只作

癢，並不疼痛。玉兒用手搔爬，忽地脫去浮皮，現出桃花玉洞。私下偷看，竟與瘦子無異，好生奇怪。一日，忽然經來，更自驚異。至夜洗澡，看著渾身皮肉都有血色，兩乳飽堆堆的，如小小饅頭髮起酵來；心下暗喜：莫非應著神人之言，還可與人交合？但與文翁同睡，如此貼身著肉，如此恩愛，豈可另與乾姓為婚？不覺傷感起來，暗暗流淚。素臣冷眼瞧見，到夜裡問其所以。玉兒被逼不過，只得實說，素臣愈加憐愛道：「你不遇我，豈能與乾姓交合？我不吃跌，豈能每夜同床，替你摩運？此乃天意，非人力所能勉強，不必以為嫌忌，只要兩心放正，不起邪念就是了？」次日，玉兒則起身，奚勤忽跑進房，跪在地下，痛哭說道：「小的丈人，合一個同做頭人的不和，前日又沒請他吃喜酒，就報知毒蟒大王，早晚就來傳喚丈人，丈母及小的夫妻四人；若選中了，就十有九死！」素臣道：「我也料有這事，卻不知如此之速！」那毒蟒各有配偶，又要選人，還是專為淫戲，或有別故？」奚勤道：「小的丈人說，毒蟒陽物、陰戶都是冷的，交合時不能快活，故要選人。」素臣道：「我前次曾入他峒，見毒蟒男女十人都在一床睡覺，並沒別的男女。難道至今沒選中一人嗎？」奚勤道：「聞已選中一男一女，都各自另住，不同在一床睡覺。因毒蟒夫妻有誓在先：每月只許晦朔弦望五日與選中的幹事，也只在日裡；到夜間仍是十人同床，怕分了恩愛，及防有謀害的緣故。」素臣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這四人性命還保得。」因付與補天丸一包，吩咐：「到交合時，各嚥化一九，我見選中的人都許吃酒；得有酒力更好，若是火酒尤妙：既可抵當勁敵，又不受他冷陰冷陽之氣。他得你這暖氣比眾不同，必更愛你。你乘他歡喜，要探出他所忌何事？所畏何物？得便我來問你，或救你出來，或留作內應，到那時再行斟酌。要解藥性，須飲冷水。所忌何事？所畏何物？要緊，要緊！切記，切記！」奚勤道：「小的們若去，都要赤身，這藥卻放在何處？」素臣道：「我見他峒內人，腰間都束一條絲絛；可把藥丸打在裡面，留一結頭，要用時解結取用。但此藥不可浪用，只可以抵擋毒蟒，你夫妻交合卻不中用。

每人每年止須用六十九；這裡七八百丸，你們分藏四帶之中，即可敷三年餘之用。切勿洩漏浪費，大約一二年後，我必來剷除，仍可救出你們也！」說畢，復附耳密囑數語。奚勤謹記在心，歡喜收受。正待叩別，查媽母女已趕將來，哭訴其事，逼著奚勤回去。

二十九日，引五挑著貨擔回來，說：「根頭人一家四口，都捉去了，這擔子奚勤托我轉交，有草帳在內，請點一點。」素臣令玉兒收過。自揣傷已全愈，下床來繞屋行步，覺已如常，掛念著奚勤，次日仍赴赤身峒頂，從樹穴而入，候至天明，將根縫封泥取開，偷看庭中，杳無聲息，因復封好。不敢躺睡。縮轉身去，做一會運氣煉力的工夫，渾身滾熱，復來張看，如此三回。只見石台上擺著酒餚，須臾，毒蟒出來，整整隨帶十人，奚勤夫妻，根五、查媽俱在其數。這回卻不猜枚，是抽長短籌了；奚勤等已俱將藥悄悄吃下，兩對毒蟒先後抽得奚勤、根五夫妻四人，便俱抱上雲床。奚勤等藥性發作，陰陽二物俱如火炭；四個毒蟒淫興大發，叫喚之聲，如連珠炮一般，震得怪響，再湊著石峒中四面山壁，應聲幾於天崩地塌。把那六個毒蟒都看得眼熱，不及抽簪，各抱一人隨地交媾。卻只有雲床上四毒蟒淫聲浪氣，無般不叫；其餘毒蟒杳無氣息，唯有男人被招被打及女人受痛不過悲哭之聲。弄了一個時辰，床上毒蟒叫喚得愈加厲害，地下的毒蟒已死了一個女人、撕殺了一個男人，餘皆勉強支持，連那已選中的一男一女亦俱相形見絀不得。毒蟒一聲叫喚，便都不歡而罷。這床上四個毒蟒，直弄到日色平西，陸續去泄，滿地都流著陰陽之精。根五、奚勤仍是兩桿鋼槍；查媽、根氏仍是兩爐熾炭。毒蟒有誓在先，是那一人賭得，就歸那一人交合，別的便不相犯。此時，根五夫妻恰為三毒蟒所得，奚勤夫妻恰為五毒蟒所得，其餘毒蟒眼中看得火熱，卻不能輪流接戰。五毒蟒去泄之後，亦不復交；把根五、奚勤也放上床。床上龍爪把八條腿高高架起，露出陰陽四物。討了香爐、蠟台，在四物之前點起大蠟、焚起好香，四個毒蟒跪地磕頭如搗，道：「這是天老爺差下來，賞給咱們受用的寶貝，好不拜謝的嗎？」素臣又氣又笑，暗忖：如此癡蟲，豈成事業？來日杞憂，可盡釋矣！因把縫封好，仍回樹穴下坐定，候至天黑，即盤上樹身，卻不能跳落，從繩扯放而下。收起鉤繩，取出夜光，忽見披髮之虎，領著黃馬，站在身邊。素臣問那披髮虎：「莫非接我回家嗎？」那虎點頭。素臣便想騰上虎背，那虎卻撲開，這馬便湊將攏來。素臣因跨上馬背，手扯領鬃，用腿夾緊。那虎就跳過石澗，這馬隨著一躍而過，素臣看那石澗，有三丈多闊，卻如過小溝缺一般。那虎在前領路，便逢山過山；這馬在後追塵，亦逢嶺過嶺；耳畔呼呼的風聲，眼內慌慌的樹影，真個是山從人面落，雲向馬頭開！不頓飯時，已至引五家後門岡上。引五剛拿火出來，點著柴片，便見虎下山崗，喊道：「妹子們快來，今日老太怎來的恁早？」玉兒提著一壺酒，藏氏掇著一箕豆，忙趕出來，看見素臣騎著黃馬，躡下岡子，玉兒驚喊：「怎老太又接爺回來，沒有著跌麼？」素臣跳下馬來道：「並沒吃跌。」因見玉兒及引五夫妻，俱向虎磕頭，素臣亦上前作揖，致謝道：「前日若非神虎相救，性命幾於不保，此恩不知何日得報？」那虎前足伏地，連連點頭，似不敢當。素臣進內。引五將壺斟酒敬虎，藏氏將豆拌草飼馬，玉兒取起梳匣出去，替虎梳篦頭髮，藏氏復替搔癢。引五進過豆腐，復去飲馬，溜馬。玉兒梳過頭髮，復為修爪剔泥，週身捶打。到三更天，那虎把馬，從頭至股舔拭一遍，在馬耳邊吼了兩聲，似有囑咐之意。這馬點頭揚鬣，似有聽受之形。那虎復向玉兒等吼了兩聲，一個虎跳，騰空而去。引五向這馬道：「老太去了，你怎不隨去？」這馬將頭搖擺，仍立不動。引五不解其故。玉兒進去，與素臣說知。素臣出來，問這馬道：「你莫非與我有緣，該我乘坐嗎？若果如此，可將蹄連叩兩下。」這馬果然連叩兩下。素臣大喜。細看這馬，頭尾一丈有餘，身高五尺，渾身俱是斑斕虎紋，四足亦如虎蹄，與凡馬迥異。用力按之，毫不挫屈，項短毛旋，的是虎種。素臣拂拭誇獎一會，進房安寢。暗忖：千里馬已至，吾當去矣！俟玉兒上床，說知不日將歸之意：「只是你哥嫂為何人如？可好與他直說？」玉兒道：「哥哥是老實人，只有愛財是他的毛病；嫂嫂也是一般，都不是壞人。」素臣起來，便把前事告訴引五，復誇說天關山洞中豪富，夫妻可回去受享。引五大喜道：「乾珠我很好奇，妹子好造化！我夫妻兩個也不想受享，只坐著吃碗現成飯，不幹那吃力營生，就儘夠了！只是我們怎得出這峒去？山峰上的鐵，不白丟了？就有藏銀，還好來掘埋！」素臣笑道：「藏銀的話是假；那鐵是替乾家鎮風水的，並未白丟。你今日就向眾鄰舍說知，要同你嫂子向何處探親，一兩日就回。鄰舍們見我與你令妹在此，斷不疑你逃走。待你去後，我卻乘夜帶你妹子，從後門山岡而去。你妹子有馬騎著；我是爬山越嶺慣的；奚勤又被毒蟒收用，沒處根查。我便寫字與開星，你們去奔他便了。」引五道：「我女人娘家在大鵬峒，有幾年不回，只說回娘家去，是再沒疑心的。」於是歡天喜地，向各鄰捨家通知。吃飽了飯，收拾行李。素臣給與書信，夫妻二人，竟奔辟邪峒而去。素臣候至人靜，收拾鋪蓋，裝在馬上，用鉤繩連玉兒縛於馬背。把貨擔藥箱，並做一擔，自己挑著，跟在馬後。取出宵光，正在耀著，那馬便躡上岡，不走轉正路，竟在荒山之上，如騰雲駕霧一般，風馳電掣而去。素臣發狠，趕去了一二里，知趕不上，只得落後。路既難走，心復著慌，懊悔不已！正是：

馬豈無情馱姊去，虎如有約送芝來。

總評：

素臣何故吃跌？為玉兒而跌也。素臣不跌，豈能久羈孔雀，每夜為玉兒摩運？不能每夜摩運，純陽之氣有一處不到，即純陰這氣有一處結滯，牝戶何由得露？經水何由得通？二十八宿從何處生？由此一跌，平氏祖宗實式憑之矣。

發虎拱救已奇，更奇在牝等皆呼為老太，尤出人意想外也。回應鄰舍俱怕老太一語，方知已伏筆在前，此處並非突然而出。事奇法密，真屬傳世之文！

有素臣贅玉兒，即有奚勤贅根氏以陪，方不單薄。而素臣則假作圈套，奚勤則真做夫妻；玉兒則石戶難開，根氏則江鼃無底。絕無一筆雷同，此文章家特犯之法。

奚勤亦贅，非但待犯見長，為破赤身峒而贅也。毒蟒渾身肉鱗，刀槍不入，如何破敗？其所惡忌，雖親軍不知，非奚勤何由得其底裡？是奚勤一特，而毒蟒之命，已懸於素臣之手矣。寧第以特犯見長？